

全民微阅读系列

遇见另一个自己

焦
辉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 全民微阅读系列 ·

遇见另一个自己

焦辉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遇见另一个自己 / 焦辉著 . — 南昌 : 江西高校出版社 , 2017.11

(全民微阅读系列)

ISBN 978-7-5493-4980-7

I. ①遇… II. ①焦…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1533 号

出版发行社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 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 88592590
网址	www.juacp.com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93-4980-7
定价	36.00 元

赣版权登字 -07-2016-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 (0791-88513257) 退换

策划编辑：邵碧玉

责任编辑：陈永林 占华

封面设计：宁春江

目 录

第一辑 打工故事 / 1

- 老歪 / 1
- 替身 / 4
- 一口闷 / 6
- 空中糖纸 / 9
- 小丽 / 11
- 隔窗而望的女孩 / 13
- 兔子 / 16
- 一只斑鸠 / 18
- 麦香阵阵 / 20
- 豆豆 / 23
- 工地花香 / 25
- 鹰风筝 / 27
- 关仑的一天 / 30
- 唤醒春天 / 33
- 害怕睡觉 / 35
- 海的选择 / 37

第二辑 乡村风情 / 40

- 车祸 / 40
- 录音机 / 43
- 一棵玉米 / 45



杀鸡 / 47
六柱 / 49
清明 / 52
关老舅 / 53
收发员老霍 / 56
堂嫂 / 58
感恩 / 60
偷瓜 / 62
南窗下的槐木桌 / 65
闹动静 / 67
炒花生 / 70
十岁的那场电影 / 72
岁月的面纱 / 74
江家屯站 / 76
胖哥 / 79
汤圆味道 / 82
童谣 / 84
一小时多少钱 / 87
安妮 / 89
两个懒人 / 92
冬至的饺子 / 95
夏天的下午 / 97
月蚀 / 100
窗帘上的游戏 / 102
借车 / 104

第三辑 另类表达 / 107

一只怪异的猫 / 107

屋里飞进来一只鸟 / 110
阳光里的猫 / 112
站笼 / 114
病人 / 117
遇见另一个自己 / 119
失踪 / 121
一抹微笑 / 123
奔跑的灵魂 / 126
阳台上的狗 / 129
一把瓜子 / 131
神匠 / 133
找毛病 / 135
一条饥饿的狗 / 137
诸 / 139
勇士 / 141
蝶舞 / 142
一只渴望飞翔的羊 / 145
吞冰人 / 147
鸟语花香 / 150
雨夜 / 152
红月季 / 154

第四辑 爱情空间 / 156

一朵芬芳的花 / 156
桃花笑 / 158
左右 / 160
大哥 / 162
像黑夜一样入睡 / 165



夜花 / 167
桃花扇 / 170
一件红外套 / 172
屋檐下的斑鸠 / 174
秘密 / 177
蓝皮日记本 / 179
温暖的小笼包 / 182
花衬衣 / 184
爱吃凉皮的男人 / 186
柳红 / 188
房东黄哥 / 191
敲墙声 / 194

第五辑 生活百态 / 197

盲人摄影家 / 197
黑色外套 / 200
一盒月光 / 202
看老马 / 205
母亲的荣耀 / 207
寄往天堂的羽绒袄 / 209
城市生活 / 210
救 / 212
大肉蒸碗 / 215

第一辑 打工故事

在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活中，注定会发生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像无数的水晶，折射出人在异乡的酸甜苦辣、人性百态、爱恨情仇。作者曾有一段时间四处漂泊，靠打工谋生，本章精选了一组打工题材的小说，有着作者切肤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

老歪

忽然进来几个人，一个人威严地说：“我是警察！不要动！”几个人扑过去，摀住了钢叉。惊醒的工友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那年冬天，我随同村的钢叉去一个建筑工地打工。钢叉大我两岁，十八岁了。

工棚里，钢叉和几个人抽着烟用扑克赌钱。我掏出本小说，光线太暗了，便随手一扔，砸着了邻铺的人。他揉着眼支起头，我忙道歉。他没说话，又躺下了，打开收音机。有个打牌的人喊：“老歪，

遇见另一个自己

声音放小点，老子输钱了，小心收拾你。”他把音量调小了。

天上的星星还未散尽，哨子声响起来。我用馒头夹根腌红萝卜，舀一碗小米稀粥。看墙外一棵削断树梢的梧桐树上飞旋起无数叽叽喳喳的麻雀，东方泛起一溜溜的鱼肚白。饭后集合，工头开始分派活。

我跟着一个五六十岁的人运砖头。他太邋遢了，一件半大的袄，灰乎乎的，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一条黑裤子，满是污垢；脚上一双旧解放鞋；头发不算长，却脏乱；胡子茬和脸上的水泥灰、油灰很好地结合了；皱纹里一双不大的眼。走起路，耷拉着脑袋，迈左边的脚身子就向左边歪，迈右边的脚身子就向右边歪。我差点笑出声来。

他忽然问：“你多大了？”我迟疑了一下答：“十六。”他站住了，好像想什么事情。工头直着嗓子喊：“老歪，快点干活去，找骂呢还是今天的工钱不想要了？”老歪连忙快步走，身子晃得更厉害了。

装砖头时，老歪说：“你站里面些，看见戴红安全帽的过来再干，没人就歇着。”他装砖头的样子，让我忍俊不禁。他拿起一块砖头，反复看，像琢磨一件奇特的物品，然后，再慢慢地放进车斗里，像电影上的慢镜头。他不爱说话，说话时又不看你的脸，好像是自言自语。他说：“你应该上学，要不，去哪里学个技术吧，才十六啊。”

晚上，工棚里的人大都出去玩了，老歪好像睡着了，我一个人听着收音机。钢叉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进来，他走到我身边，看看老歪，老歪发出轻细的鼾声。钢叉说：“想不想挣钱？”我答：“这不是废话吗？”他压低声音：“明天晚上跟我们出去吧，挣大钱。”我犹豫了一下。他说：“干一次，顶你在这累死累活几个月。”我

心动了，说：“中，就干一次，挣了钱回家接着上学去。”

第二天我干活心不在焉了。老歪问：“病了？”我摇摇头。他说：“肯定病了，还不轻呢。”我没理他。下午工头派活，让我和老歪去抬一个电机。电机不大，有四十来斤，我在前他在后，用一根钢管抬着，轻轻松松地走。走着走着，听见“啊”一声，我忙转身，看见老歪绊倒了，电机不偏不倚正砸在我右脚上，这下轮到“我”了，一阵钻心地疼。

老歪连忙用小斗车拉着我去了工地旁边的诊所。骨头没事，只是皮外伤，上完药就回来了。工头骂了他一顿，老歪一迭声地说：“都是我的错，药费我拿，他的伙食费我也拿。”

晚上，钢叉他们几个出去了，天明才回来。

这天，钢叉没出工，蒙头睡觉。下午，他买回来几瓶啤酒，几根火腿肠，我是第一次喝啤酒，晕得不行。钢叉说：“我分了一千多块呢，你砸着脚了，没去成，真亏啊。”我遗憾且羡慕不已，更加恨老歪。钢叉安慰我：“伤好了，再跟我们干，准能发大财。”

过了几天，我能慢慢地走路了。这天下大雨，我歪在工棚里看书，钢叉和几个上了夜班的工友都在蒙头大睡。忽然进来几个人，一个人威严地说：“我是警察！不要动！”几个人扑过去，摁住了钢叉。

惊醒的工友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钢叉戴上了手铐。几名警察架着他走出工棚，钢叉浑身筛糠样，变了声调地哭喊着。我忽然浑身颤抖，牙齿咯咯喳喳地互相撞击着。

后来知道，钢叉他们那晚打劫了一个男人，那人拼命反抗，被钢叉他们踢到天桥下摔死了。我在钢叉被抓后，发起了高烧，老歪送我去打了吊针。烧退后，我决定回家。

遇见另一个自己

老歪一直把我送到了车上，他从怀里掏出一本书送给我，说：“坏事干一回也不中啊，我有个儿子，高高瘦瘦的和你差不多哩，警察去抓他，他吓得从六楼跳下去了。”我猛然愣住。老歪慢慢地走出车站大门，我这才回过神，明白了一切，不禁泪流满面。

车开动了，我打开老歪送的书，发现里面夹着一沓钱和半拉烟盒纸，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孩子，去上学吧。

替身

几个人兴高采烈地跑去他独住的别墅，推开门，大吃一惊，他伏在地板上就像蝥蝥坠楼时的模样。推他，不动，查看，他没有气息，已经死了……

影视明星蝥蝥从三十六层高楼跳了下去……

他听到消息后猛地跳了起来，身子震了震，又颓然瘫进沙发。手里的镜子落到大理石桌面上，碎成无数闪光的鳞片。

影视城扩建，他推了一车水泥沙浆，看路边轿车里下来几个人，为首那个穿花衣服的男人，看上去很亲切，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了。他忘记了让路，突兀地挡住了他们。那个男人一脸惊讶。那个男人叫蝥蝥。

他成了蝥蝥的替身演员。他和蝥蝥长得像孪生兄弟，这是蝥蝥的朋友们说的。他每天闲下来就会掏出随身携带的一面镜子，仔细端详，心里揣摩蝥蝥的表情，平时一举一动更是刻意模仿蝥蝥。时间久了，他开始恍惚，觉得自己就是蝥蝥，哦，就是蝥蝥的影子。

虽然在替蝨蝨演一些危险片段时也会受伤,但比起建筑工地来,无疑就算天堂了。他住豪华的大房子,吃不知道名字的美食,出入有豪车,定期有不菲的收入……他为蝨蝨工作,愉快而感激。

蝨蝨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个刀疤,像条小蚯蚓趴在精美的器皿上。与蝨蝨的这点区别,他很难过,虽然他在镜头前是很少露脸的,虽然还可以让化妆师弄条假刀疤,但在一次酒后,他还是举刀砍在左边的太阳穴上……

蝨蝨独处时喜怒无常,心情抑郁。他有些不明白,自己对目前的一切非常满意,非常舒心,为什么蝨蝨不开心呢?蝨蝨缺少什么呢?他感觉和蝨蝨还有很多不同,他苦苦思索,终于明白,蝨蝨是影视明星蝨蝨,自己只不过是蝨蝨的影子。影子依附着蝨蝨,没有担当,没有压力,有什么不满足呢?我不是个好替身。他又这样想,开始难过了。好替身应该分担蝨蝨的喜怒哀乐。

他试着走进蝨蝨的内心。渐渐地,他更像蝨蝨了,从音容笑貌到举手投足到喜怒哀乐。可以这样说,假如蝨蝨从地球上消失了,他就会变成蝨蝨。

有次蝨蝨玩失踪,拒绝参加新片发布会。导演和投资人只好让他代替,发布会上人山人海,都是媒体记者和蝨蝨的影迷,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他是个替身,是个影子。

他看见蝨蝨站在高楼上,俯瞰人间:一辆辆车亮着灯头尾相连,宛如一条被禁锢的火龙,孤独无奈;影影绰绰的街道和楼房,寂寥冷清;自己就像一只蚂蚁,一只显微镜下的蚂蚁。他看见蝨蝨仰望夜穹:无数细雨洒落,如一双双眼睛里流出的虚假的泪;深不可测的夜空啊,像人心像僵冷空洞的笑;自己就像一粒尘埃,一粒狂风中的尘埃。他奇怪蝨蝨为什么不向身后看呢,身后有母亲的唠叨和

遇见另一个自己

父亲的慈爱；蝥蝥为什么不向前方看呢，前方有明丽的太阳和美丽的星月。他摇头，不，不，自己应该顺着蝥蝥的思路想，自己是蝥蝥的替身，是蝥蝥的影子……

人没有翅膀，可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双翅膀。蝥蝥伸展双臂，上下扇动，生出了飞翔的欲望。蝥蝥真的飞了起来，他笑了，感觉极像儿时被父亲抛向高空被母亲抹去眼泪被那个穿白衣的少女用树叶挠醒……蝥蝥用力扇动翅膀，想高飞，却不由自主地直直坠落，蝥蝥一阵晕眩。砰！声音沉闷，他感觉筋骨和心脏碎裂了，像无数闪光的鳞片……

两天后，蝥蝥的经纪人和影视投资人想起了他，他完全可以代替蝥蝥，强力推出他，凭借蝥蝥的名气，将会掀起一场影视界的龙卷风。

几个人兴高采烈地跑去他独住的别墅，推开门，大吃一惊，他伏在地板上就像蝥蝥坠楼时的模样。推他，不动，查看，他没有气息，已经死了。

一口闷

老耿走远，“一口闷”弯下腰，不停地呕吐。我吓坏了，他摆摆手，说，不碍事的，给我弄点水喝……

发工钱这天中午，伙房的老崔就清闲了。

工友们大多不来吃饭，三五成群地走出工地，去银行往家里汇钱，再气壮地打个电话。有些工友会坐进路边的小饭店炒两个菜，喝几

口酒。大多数工友是去熟食店买些猪头肉、花生米，揣瓶酒兴高采烈地回工棚。酒不敢放量喝，下午还要干活。剩下的酒晚上去伙房打碗白菜烩萝卜，才能瓶瓶见底。

我和几个焦作的工友围在一起，刚打开酒瓶，一个矮个子男人走进来，手里提着只烤鹅。老黄咧开大嘴，露出黄牙，说，回来了，老家的房卖了吗？老婆回来没有？矮个子男人眨巴几下眼，坐下说，喝酒喝酒，爽快的时候不提糟心事。几个人哈哈笑一通，把酒挨个倒进杯里。矮个子男人端起杯子，一扬脖，哧溜，一杯白酒进了肚。

矮个子男人夹块肉，塞进嘴里嚼，问我，新来的，老家哪里？我说，周口的。

我听老黄讲过，他有个老乡，喝酒那是“一口闷”，结完婚去东北的一家工地打工，两年没回家，第三个年头揣着钱回家，老婆早跟一个男人跑了。我现在知道了，眼前的这个矮个子男人就是“一口闷”。

吃完饭，准备上工，“一口闷”显出脸红脖子粗的酒态。工头老耿派活时，问他，你喝了多少酒？他答，没喝酒。老耿问，脸怎么红了？他学着京剧里的腔调答，这叫容光焕发。大伙笑。老耿也笑。我和他被派去挖一个深两米五，宽一米五的方坑。

“一口闷”爬到一擦砖头上，四下看看，跳下来，一屁股坐在铁锹把上，说，焦辉，鬼子的没有，我们的歇歇。我笑。他从腰后面抽出一根一尺多长的芦苇竿，拿出一个小塑料盒子，打开，倒出一小撮金黄的烟丝，塞到苇竿一头的圆口里。用嘴噙着另一头，拿打火机燃着烟丝，噗，一口，烟丝燃尽。他徐徐吐出烟雾，啪啪，磕几下，磕干净了烟灰，再填烟丝，再吸，再磕。我从没见过用这样的烟袋锅这样子不嫌麻烦地抽烟。看他怡然自得的样子，我说，

遇见另一个自己

你这也是“一口闷”。他一愣，哈哈地笑。

你俩干啥？工头老耿阴着脸说，上工一个小时了，一铁锹没动。“一口闷”慢慢腾腾地站起来，说，老耿，这点活，我一个小时搞定了，先养精蓄锐。老耿说，吹吧。“一口闷”说，打赌？两盒中华烟。老耿一撇嘴，赌就赌。

看完表。老耿说，开始。“一口闷”跳了起来，抡起铁锹疯了一般。土纷纷飞扬。老耿对我说，这货老婆丢了，蛮劲用这了。一个钟头没到，方坑挖好了。“一口闷”爬出来，脸色煞白，哈哈大笑。老耿的脸色很难看。“一口闷”向老耿伸出手，你输了，拿烟吧。老耿的脸“腾”地红了，一声不吭地走了。老耿走远，“一口闷”弯下腰，不停地呕吐。我吓坏了，他摆摆手，说，不碍事的，给我弄点水喝。

晚饭后，工友们红光满面，精神头比白天还足。老黄凑到我身边说，老弟，多大了？我说，十七了。老黄说，走，老哥领你开开眼去。我问，去哪？老黄笑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看我还愣着，他一把拉住我往外走。

出工棚碰见“一口闷”。他问，干啥去？老黄不理他，拉着我只管走。“一口闷”伸手拦住我，说，你真跟老黄去？老黄说，关你啥事？“一口闷”不接他的话，瞪圆一双小眼，问，焦辉，你不学好？我明白老黄去哪里了，不由涨红了脸，甩开老黄的手。老黄气咻咻地走了。

我和“一口闷”爬上工地的横木堆，并排坐下，望着围墙外车水马龙的大街。

路灯光照过来，“一口闷”满脸的泪水。

我问，怎么了？

“一口闷”说，我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没有了，心里难受。

空中糖纸

住着豪华的别墅，开着跑车，吃尽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钻的，穿的是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师量身打造的，而且王五最喜欢用百元大钞叠成纸飞机，站在别墅上放飞……

王五打着饱嗝，从嘴里飘荡出萝卜炖肉的香味。王五兜里揣着上次喝剩下的白酒，爬上了六楼的楼顶。刚铺好的混凝土，隔不远还露出根钢筋头。王五寻个纸板铺到几袋水泥上，躺下，喝口酒，望着高远的天空出神。再喝口酒，再望天空出神。

初秋的天空洁净爽利，似乎比往常升高了许多。这时候，一张糖纸闯进了王五的视线。糖纸彩色透明，在风中舞动，不高也不低，不快也不慢，就在王五的头上飘飞。阳光透过糖纸，染了色彩后落在王五脸上、身上。王五想，也许，这张糖纸是某个女人扔的。女人剥开糖纸，像剥开甜蜜的生活，把甜蜜塞进嘴里，一扬手，彩色糖纸飞进了风里。飞啊飞，飞到正建的高楼上，飞进二十五岁男人头顶的天空。

酒瓶空了，王五晃晃，把空瓶摔进不远的碎砖头堆里，伴着一声脆响，空中糖纸更欢快地舞动。王五望着空中飞舞的糖纸，感觉有些不对劲，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种神秘奇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地攫住王五，这感觉，像玉米从爆米花炉子炸出来的时刻，像小鸡从鸡蛋里面啄破蛋壳的时刻。也许，今天，自己的人生可能会